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王參政綯對臣向蒙誤恩除帥浙東黽勉在職幾甫周歲去秋偶以哀疾瀝懇披誠乞領外祠以休疲憊仰荷聖恩矜從勉以罪罷捐來浙右寄居崑山席未及煖敵

騎侵及承楚戎輅親行蘇秀稚耄延頸歡呼爭覩天日

臣于斯時屬以臬鼐屏伏異方不得同郡縣官吏班迎

道左以望屬車之清塵臣之私心死且不瞑臣竊伏念

頃以菲才猥蒙拔擢叨與政機日侍帷幄親承睿眷訓

待優渥顧非捐糜不足報稱今雖閒退忠不忘君豈敢

自後畎畝之民故於今日備禦之計夙夜疚懷私自籌

度藏于胸臆念欲獻納而未之敢方此愧憤不知所為

今月十六日戌時准尚書省紅字皮筒遞至詔書一道

到臣臣已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訖伏念臣竊位素餐以試罔効分當擯斥不足收采敢意聖慈尚賜紀録曲垂詢問猶不棄遺伏讀之際戰灼隕越汗浹涕零不勝感激愧怍之至伏讀詔書所云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皆軍國之先務廟堂之大計臣雖罄竭何足以奉承雖然其敢隱默以違明詔臣謹竭愚妄之說攻戰之利臣愚以謂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臣愚以謂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謂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畧臣愚以謂

莫若惠吾民謹按具畫一如后一臣所謂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一戰之頃氣有作竭矣兵法曰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昏是一日之間氣有鋭惰矣去冬敵騎驟至侵軼疆埸東謟承楚西掠濠壽曲之在彼人所共知如此其甚所以我軍憤怒人百其勇直向無前至于敵勢既屈潛師遁逃其如明詔之所謂者臣聞新春以來捷音傳播市井閭里畎畝藪澤人民聲氣接和更相告語欣若更生人人便有

安堵之意玆實廟社之靈國家之福而生民之幸也然

臣竊有說馬士氣憤怒十旬有餘非特一戰一日之比

其氣豈能常銳而不衰哉又況屢勝之後將佐士卒志

得意滿氣適其平而怒斯釋矣使敵伺隙而乘之則今

日勝安知不為他日之負哉此最兵之大忌也臣所以

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正謂今日新捷頻勝之後

長慮却顧所宜素講者也臣願明詔諸帥各分士卒之

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間諜遠斥堠厲兵秣馬常若

敵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申嚴約束更迭救援無敢蹉跌以復約會擊東則西應擊尾則首應不約而動如十指捍頭目朝廷且復以時濟師張大聲勢使顔行知後必繼至而增勇後繼知顔行深入而先爭如獮豺虎如救焚溺以此衆攻何不克以此衆戰何不捷倘或留兵寡少敵兵未至委人而去則不若留兵之為愈又或留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人不思戰忘戒而易擾靡備而易犯兵數徒多雖謂之寡弱可也何足以為固哉臣又觀

出入不常行止莫測金人常態安知今春之遁不為今秋之復來乎伺探所得可喜之耗安知非彼揚其虚聲疑吾戒心怠吾士氣以肆其奸譎之謀乎臣竊計六師順動饟軍犒師賞賚之數費倍他年昔吴欲病楚其謀以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今我之動兵煩費若兹臣竊謂敵情詭詐隱伏難測安知其計不出于此是東據承楚而不動西掠濠壽而不居去則摽掠驅擄復歸本境我來則去我去則

來此風漸不可長所宜深講攻戰之策預備再至之謀使異時雖欲為此而不可得則攻戰豈可遽已而士氣安可不作哉臣故曰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此也一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臣所謂固淮甸者非謂直以淮甸為邊陲而無意于中原也國家大計理有先後勢有緩急固當循理而行觀勢而動不可倒行而逆施也何以言之漢高祖東向以爭天下則以關中為根滎陽為固雖戰屢敗終守死必爭不肯捨此者志不在

于滎陽而乃在于天下也今國家北面而復中原何以異於是江浙者國家之關中淮甸者國家之滎陽淮甸雖屢殘破亦不置之度外者志不在于淮甸而乃在于中原也昔苻堅以九十七萬之衆伐晉既破壽春而敗于淝水當是時壽春淝水皆晉有也魏太武自云中由青徐伐宋至布索百牢掠廣陵而歸當是時廣陵瓜步亦宋有也以是晉宋五朝皆倚淮甸以爲屏蔽益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保淮甸然後可以經理中原

決二大策其要皆在于淮甸在所必爭而不可失之地漢得天下其業實創于滎陽則國家之復中原其趾實在于淮甸使淮甸安固而富實然後可以復中原臣請設為難問以畢其說若以謂盍乘戰勝之勢大舉深入克復燕京據上都以令天下四方指顧而定一舉而成希世之絶績豈不暫勞而永逸哉臣竊以謂過矣何以言之高祖二年楚兵方勝而深入則漢嘗大敗于彭城後又五年楚糧既乏而夾攻則漢方得志于垓下爰自

臨淮以北陷没累年綿地千里行師十萬月計糧餉以石數者七萬有奇以運漕則汴水絶流以負擔則非調夫十五萬不可繼以敵則無糧可因矣又況歸路之邀我糧道之困我若大兵皆行則内輕而外重外實而内虛分兵以往我分而弱彼合而强未見衆弱之形而遽深入幾何不類漢入彭城之害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則深入之説臣不敢以為然也若謂敵人乏糧忽遽而歸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金人搆難幾十年矣初

未嘗匱糧矣今自偽境濟淮而襲承楚何遽計日裹糧頓攺常度哉又況承楚稼事未終稅賦未入敵騎忽至縣縣官倉廩雖乏而農家之穀被野是親驅役吾民舂穀為米負薪供爨厭飫飽膳又復漕運餘糧而西去矣則糧乏之說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若以謂金能至承襲楚而不能至通泰足以明其兵力之少臣又竊以為過矣何以言之累年以來偽境固已委晝宿州為界矣今茲乃陰導伏人無故出疆安知其意不在通泰鹽筴歲

得八百萬緡之利彼必以謂使我得承楚而有之即通泰在吾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則力不能至通泰者臣又不敢以為然也設使通泰鹽筴為彼所有彼漕鹽泝長江而上長江之利日與我爭雖欲只保江表亦將驚擾不得奠居不惟我失煑海之利雖天塹之險亦不足恃矣利害之係至重大然則淮甸豈可以不固守而力爭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者此也一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有二說焉一則規度駐蹕之地一

則操秉統御之權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臣竊嘗伏思汴都京廟洛邑陵寢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猶水木之有本源綱裘之有綱領誠復中原而都之則臨莅四方舉而措之無復難者睿意所向未嘗不在于此可謂得其要矣將復中原姿定駐蹕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時宜駐蹕之地未有過于建康何以言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孫仲謀遂據武昌七八年間山川地形勢在江表覽觀規度至詳熟矣未幾還居建業使曹氏父子必睥睨逡

巡而不敢進後北兵濁亂河洛元帝南渡王導相之雖
叛臣劇賊陵犯之頻終不肯捨此而他涉由是觀之將
圖恢復中原駐蹕之地信未有過于建康者豈錢塘蘇
臺所可比擬建炎已酉行宮告成無何金人兵火殘毀
邇來亦既繕修稍以就緒增葺歲年必復全備雖然淮
甸未固建康形勢雖勝營繕兵甲雖多亦未可以遽議
駐蹕也故淮甸之說臣已粗陳于前矣今距防秋纔半
年爾防秋已前經理淮甸宿兵捍偹足為屏翰使今秋

冬金人不能再肆侵軼則來春鑾輿駐蹕建康方議恢復中原此為舉措先後之序不可易者臣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者謂此所謂操秉統御之權者自頃敵騎長驅及我北鄙士卒暴露迨今十年結草為廬枕戈而寢師旅之衆宜在厭兵而若戰厭苦之意萌則勇鋭之志消勇鋭或消而望其立功難矣邇來士氣奮厲戰輒克捷遂立却敵之功如此之盛臣既足仰觀陛下神武英斷命將出師度越前古遠甚雖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輿

世同觀若合符節豈臣愚陋所能窺測萬一大抵將帥之用士卒招則聚麾則散非命之進不敢進非命之退不敢退去来前却唯其所欲無不如志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無甚難之色人主之用將帥將帥之用士卒一也人主果以將帥用士卒者用將帥將帥以士卒聽命將帥者聽人主則天下之大軍旅之衆如心使臂如臂使指運動圖囬以一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餘地矣左氏曰師能左右曰以詩稱于以四方謫武王也然則以

四方者王道帝王之事也史載韓信自謂善將兵若高
祖善將將然則善將者亦王道帝王之事也國家諸大
帥爵禄極矣寵錫至矣眷渥優矣事權重矣前古所謂
以四方善將將者陛下淵衷操柬深自得之斡旋轉運
沛然閒暇雖天下英雄之難駕御者亦復得而用之矣
惟陛下于四方善將將者當留神而加意焉則數十萬
之衆趨走奔命之不暇豈復有慢令難使者哉夫如是
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操柬統御之權者謂此臣所

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此也一臣所謂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者何以言之濠泗襄鄧以北陷于偽境者皆吾民也今加惠焉非謂載粟帛以遺之拊循游而養之也推原厥由非我弃彼而不收亦非彼叛我而不附以田廬之累雖欲不從之而不可得凡此庶民皆蒙祖宗德澤涵養既久且深其耆老丁壯日夜望思咸懷後后來蘇之志者人人皆是不幸身縻偽境威力驅使雜于仇敵與我交兵豈其人之本志也哉臣愚謂宜因事區別或

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物色詢訪覆驗情偽願從則隨
宜存撫欲歸則畀以資使人人有知聖度寬容海涵天
覆原恕脇從一視同仁之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驅来
戰則人無鬬志衆有逭心我往伐彼則前徒倒戈開門
迎降所至如歸無與我敵者孟子曰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濟者其
斯之謂歟晉羊祜行平吳之策未嘗殺其人視祜同于
父母吳人歲餓歸者如市惟其平居無事之日祜得其

民者如此後杜預王濬得以兵破其國易于摧枯比至今日所宜先也吾民陷溺西北者惠心既孚招徠之意已喻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獨何不思加意哉累年以來數十萬兵戍于東南而民不敢病者正以陛下軫卹黎元禁戢科歛詔令丁寧誠心孚信實惠及民非異時傴空言同日而語斯皆所以惠吾民也去冬親征詔下東南之民咸知陛下親屈帝尊蒙犯霜露不憚躬臨為生靈計德至渥也雖小民莫不願効才力助國討賊是

以預納苗稅及和買紬錢之類皆盡所有爭先供輸無復難色其說以謂向非車駕之親征安知私室之藏不為盜賊所有此其所以樂輸而不病也雖然臣竊聞大軍驟移數萬之衆廬舍闕乏無以備風雨蘊秀等州各備蓆葦竹箔椽柱不免賦之于民此亦當非其難者然此諸州類皆澤國數百里間地勢平坦水田彌望葦實生之不產竹木織葦為蓆尚可力為徑寸之竹拱把之木適出浙東極為難得軍期急遽日限逼役至有撤室取

椽三倍市蓆者其為煩費過于預納錢穀之數臣顧明
降詔旨自今春無屋宇處廬舍之備但如向年臨安給
價直或隨所産竹木充用不得限以徑寸丈尺則民免
煩費且復及期易辦不致誤事而後時矣加意吾民至
此則無復可議者所謂綏懷之畧莫若惠吾民者也臣
謹條具如前復念臣識闇見遲料事不工建言無取非
適今也遽承明詔出于望外雖務罄竭何補毫釐至于
智慮淺陋論議迂濶冒貢狂瞽之說仰瀆淵聰則臣之

罪無所敢逃謹昧死條具以聞　韓樞密肖胄對臣伏
聞逼者賊豫怙終金人同舉舉兵侵犯深蹂兩淮警報
初傳羣情大震陛下睿謨自安神斷必行親御戎衣天
臨英會將相協慮士卒一心奮身逆摧敵鋒所向俘馘
敵氣沮奪潛師遁逃信悔禍之自天知艱難之有日華
夏竦動中外歡呼臣荷國恩歷叨樞近顧當斯際竊食
祠宮既不能畫半策以賛帷幄之成謀又不獲備前驅
以展行陣之微效進退惟谷夙夜難寧敢望聖度兼容

温詔下逮訪以急務俾之盡言拜受兢懼罔知所措伏讀再四極喜而淚昔者帝堯舍己而稽於衆大舜善取諸人夏禹之拜昌言漢高之屈羣策惟聖虛己與古同符豈伊涓塵可裨海嶽仰應詔旨姑竭愚慮聖問臣敢不一二條列試爲陛下言之聖問首曰攻戰之利臣聞乘其時而爲之者功必倍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勞聖人奉若天道時苟未至惟修德政以待之時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終日臣頃在紹興二年以備從班獲陪外廷

末議恭被詔問攻守之策臣時敢輒不自揆對言終當
用兵益如鼂錯之論七國以謂削亦反金人猶是也隨
因賜對再具陳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擇
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復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
睿斷濟成大勳二疏諒存其言可復臣之出使軍情前
陛辭之日亦嘗面奏和議益權時宜以濟艱危他日國
步安强軍聲大振理當别圖竊惟臣愚前後狂瞽之言
尚蒙俯記清理則攻戰之利臣先固知之矣况臣親見

金人等軍嘗至川陝者皆畏服西兵勁鋭善戰有難敵之語今兹入界韓世忠等三大帥率皆山西將種所統精鋭頗多西人臨難敢前屢挫敵衆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聲大震敵意必揺若以斯時數道並進此有犄角之勢彼受腹背之敵不戰自潰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戰一也抑臣聞之在昔漢運中微新莽縱暴民懐高祖丈帝之德謳吟思漢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興之業田單以即墨兩邑餘衆敗燕于百勝之後盖以燕

用間言劓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後且復發掘壟墓僇及死者人懷悲憤怒自十倍用以出戰卒破燕軍恭惟大宋祖宗之澤海内涵濡垂二百年人心愛戴豈特漢民之謳吟金人比歲暴我中原豈特即墨之悲憤此其可以攻戰二也加以賊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斂煩役殆不堪命臣前過僞境親所見聞此復僉發使臨行陣其怨叛之心益甚矣傳曰天予不受反受其咎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倘因上穹助順之心遠副遺黎雲霓之望

萬全之舉一怒而安聖問次曰守備之宜臣聞之勝負
何常敵之情偽難察偽豫入寇信曰守備有方彼多失
亡因具㝛㦆之勢畏我振厲之威旋即奔竄然今敵自
恃勝強反成敗衂剛愎之性切於復仇況又出入無定
萬一内懷詭譎有如子胥教吴分三師以敵楚之計我
出則歸我歸則出亟肆而罷之則此兵甫還他兵繼至
方喜其去以微驚又乘吾怠以來戰脫或少失隄備豈
不動致驛騷故欲議於戰攻當先飭於守備遠若川陝

固有吳玠及宣撫使司之兵守備之宜既自為計惟是荆襄之制上流吳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緜亘數千里間尤其出入之要衝兵法有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今若無事而益為守則不惟兵勢之分所有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昔人論長江之首如七尺之軀不過數處朝廷比因去冬之驚近理險要必以熟講至於兩淮之濡所當守者故亦有要害若分擇文武臣僚諳練古今察知形勢者按行計度預圖其宜量遠近之中求

險阻之要某將最才可將某屯某人有才可援某所某地可以陰積某道可以轉餉以至器械財用戰船水軍之屬一一皆素具無或取於臨時倉卒無患臣竊以方今當守備之地臣固不能盡知亦未易盡言姑舉所聞見惟當先急者莫如淮南淮南在昔固南北之所必爭者也晉敗苻堅百萬之衆實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壽春盱眙為重至若魏人欲制吳則鄧艾先耕墾於壽春周世宗謀江南亦三至淮上親破壽州盖

壽州據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邇此則平窺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連穎蔡可以直抵京師北兵入亦先安重兵於壽春淮陰夫淮南賊豫父子覬覦之地也故不惟利源所在可以趨大江使江南而無淮南便縱敵人在吾户限之外不復可以為固不當以利遺人更為敵有也前日淵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地不許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説我既難從以理拒之疆議未定便可扼險而固守而淮東西雖命宣撫使

然將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資以輕兵既已勢孤難必責其固志況復力弱豈抗於敵鋒且狃連歲之無虞可謂泰然而坐視守備既缺斥堠不修遂致偽豫之兵如踐無人之境雖既往之咎豈方來之可忽抑聞敵在承楚州形勢孤絶旁無陣寨邑人難以堅守賊兵易於攻取而終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係鹽產地分敵既窺取淮甸私指此為外府因加保護以為後圖借曰不然在理所當致慮比報三將奏功而韓世忠劉光

世置司鎮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測廟謨用意之微或者妄揣以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濵江朝廷未欲示敵以強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藩偽亟爭臣愚以謂張將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闕力已有餘況二將若在淮南藩籬可衛中國若謂不欲致疑金人彼既舉兵我則移屯有名若敵引惹生事但當嚴加約束俾守封疆無得輕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勑榜告諭遠近以示

兼愛生靈之德意耳聖問又曰措置之方竊臣以為方今所謂措置莫大攻守二策乃若守備已備陳其宜其于攻戰猶當慎重臣聞兵家至理莫善于紀律軍行急務無先于糧餉至于號令必有總攝權力必能急制然後可以一臂指之用而抑强憤之衆昔李晟統軍秋毫不犯故方克復京師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蓋非若此不足以為弔伐之師然軍行紀律多利擄獲今欲削平僭亂止當取彼凶殘至若其民實吾赤子況聞偽境之

民深苦貪暴日望王師之至救于水火之中若非紀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勅諸將嚴立軍制昔諸葛出師雖有水牛流馬之運而糧倉不繼因無成功先主出兵荆州敵國震動至欲遷都避之而關侯糧盡更致喪敗今若進兵偽境雖聞山東河洛之間民言王師若來願資糧餉然偽境兵火之餘户口凋耗墾田數寡出穀不多比更金人往來無不蠶食豈敢保其尚有餘糧在西運道水行則慮河流有斷涸不通之處陸運則恐近無

移用轉餉之人要須預計有無之事臣聞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號令不能使之聽權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左右之也唐以九節度之師環賊而攻之一旦潰敗雖以李光弼之威嚴子儀之寛厚勢不能自制其兵自立庭户一有纎芥利害未免更相讐疾其能出私已以狥國家之急殆未之見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師分以精鋭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有萬人隠然自成一軍遇遣諸將並進攻討總統之號令既一權力

既重諸將雖素貴重疇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便必有成其利害與非用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葢亦異矣抑前代君臣之遇合相與有為必先有素定之論然後見之行事享其成功韓信之初見漢高諸葛亮之初見先主王猛之初見苻堅凡厥指陳皆有定論後所設施不愆本謀今者措置之方惟陛下與二三大臣謀謨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幾臨事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聖問又曰綏懷之畧竊以畿甸山東關河之

民怨金人之多暴苦偽齊之煩苛臣前巳槩言之矣為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攜歸附彼念金人之擾攘而被蒙朝廷之德恵是猶童蒙脫于禍患復免于責扑而親依父母之慈愛豈他適哉要在擇羊祜陸抗之屬以為守帥擇卓茂魯恭之屬以為令俾之悉廣陛下之德恵輯而附之以招其餘逃聽風聲扶攜而至者勢必衆矣比聞諸俘獲歛軍恩㫖悉貸不獲自扳而歸者加以官資賜以金帛給以土田重以宴犒雖金人渤海絕域

之國所以優假安全之恩意已無不備至況今淮南江東西荒閒之田之多唯宜直述陛下所為愛養元元之誠心揭榜境土或選舊東北人若初附簽軍之可信仗者使深入偽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蠲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迹而至此亦諸葛亮使民雜耕渭濵之意也昔人有言彼民與此民同是天意與民意同無不成之功益民心悅則天意得以此德聲溢廣西北舊疆可傳檄而定尚奚血刃轉戰之勞哉恭

惟陛下天縱之資日躋之學萬事統紀灼見微眇而衆美不居隆恩益代如臣固陋顓愚豈足以策大事殫蠡管之小識進其誠款益直罄胷臆與親所見聞無復文飾本末見戰守之情終始言天人之助至於高為迂濶之談力持南行之説臣皆不為也況藩僭歴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無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數推之行且滅亡兼臣昨在軍前聞金人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尼堪烏舍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

人心攜貳縱未能亟加天討亦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得也爾後姑復尚通使經理必種種亦易商量權輕重之間事易以成臣螻蟻之願者伏望陛下俯從人欲無失天時因得而慮失得勝而彌懼思嘗膽之報遵馭朽之戒掃叛逆之餘燼拯黎庶之橫流以雪宗社之大憤為天下之福此非特愚臣憂世愛君之心實海宇臣民憂國之義輕瀆冕旒臣無任云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六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韓肖胄又奏曰臣竊謂逆臣劉豫藉强敵之兵驅脅從之衆自以為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國不義雖不煩干戈鬼神雷霆猶得誅之而况陛下神武親御戎輅以作

王旅之氣獻馘受俘月餘三捷凶徒敗北奉頭鼠竄可謂策貴廟勝功尚帷幄無復遺慮矣陛下深詔遵祖宗故事以四大議博詢耆𦒿之臣臣竊仰陛下明目達聰比德虞舜好謀能聽同符漢高臣雖固陋不足以與大計然荷陛下深恩雖身在外日夜惟念國家利害至熟也其敢飲嘿以辜明問臣不識比日侵淮並江之兵其亦合從諸國如靖康元年再至東都之師乎悉起精鋭如建炎三年再至維揚之師乎無乃敵情不急于用兵

狗逆豫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也其合從諸國悉起精銳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舉則今者盛氣而來褫魄而去非其兵力衰墮則金人必有大變豫雖欲恃金久安金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師當遣兵分道追躡俟敵度其已疲不能遠救則亟進擒豫盡俘其雛孽黨類中原之人必洒然自歸矣臣以為是役若實出于金人退怯陛下必已斷而行之豈復俟于數千里之外若曰敵狗逆豫為國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則近日之

事可知也臣常策逆豫偽為國家求成于金其謀有三方國家建議遣大臣豫欲藉敵制利以欵我師其謀一也金若不與國家接則其忿幾息矣而受之安強非豫之力也哉欲使二國通使而和成則豫偷安其間和不成則豫乃得奮其詐休敵用兵名曰合交實欲激怒之也金雖為豫怒實非真情故不汲汲于用兵而其來者非全兵然不如所欲而去則必圖再來再舉必大發兵則戰守之計誠如明詔不可緩也臣嘗深思為今之計

已爛熟不勞而甚有新益者屯田是也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指為屯田沿江大將各占分地而屯而其軍士舊嘗為農者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鋭可為田者使各受地凡為田者聚於所屯之傍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教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麥禾至于芻藳薪蒸之用雞豚狗彘之養家宅荒地給之如此則士之不預選為田亦皆望耒耜而興起矣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

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皆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榖種營屯之費不圖之則利不可得此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古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于衆屯之中擇其甚要害處又加以重兵為大寨一年之後大寨糧食可稍取于屯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事常為根本則備禦之計成

昔人有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其言誠有理然今與古異金人用兵非有古人安節鈐制之理不擇可否視利輒進如閒者泛海之師覆亡相繼計猶不悔則不止險要必爭之地為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當守今若大江南岸營屯相望傳烽數號千里不絶則敵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離失職江南士民多忌且惡之若無所容者今若使得耕並江之田是生死而骨肉也荷載深恩民力之餘特出

死衛生以備扞禦則綏懐之畧成矣津岸有可絶江處當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漵有可泊舟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因屯兵使為之日積月巧敵至可戰則戰戰守之道盡矣臣謂此策非止為食實守禦之計至復中原區宇撫定邉隅皆由此為之是貴謀賤戰萬舉萬全之道也雖然有一於此臣向者叨侍帷幄日聞天語退而攷諸行事陛下愛民之意至優厚也至誠慤也間者兵興有司或

不得已為一切政預買借稅之類期限頗急事少定矣當有以休息之獻言者於謀國多為目前之務而不計利害之實萬一過聽而盡行之民力不勝其任背於陛下平日之聖意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非細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敵也豫專為虐陛下專為德使安靜之化刑于四海寛厚之氣襲于諸俗則脅從之衆皆偽募召之心愈堅矣臣謂攻戰備禦措置綏懐惟是為本陛下雖聖心得之願加察焉　朱勝非對曰國家承平日久

兵備既弛金人投隙長驅深入伏自陛下臨禦修講軍政賞罰必當紀律既明號令每下精采皆變今内外勁兵無慮三十萬衆兵既衆矣患無可作之氣今則勇氣可作氣既作矣患無可乘之機會今則機會可乘不於此時速謀進取使既作之氣復墮當乘之機復失以數年嘗膽之勤為一旦噬臍之悔可勝惜哉遂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揆度敵勢上皆善之

呂頤浩十論劄子　一論用兵

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拒歲久目睹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遼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累遣信臣卑辭屈巳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敵性叵測兼併不已自王倫之回跨四年矣歲歲舉兵侵凌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與淮甸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金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必傳箭國中

金人五月間傳箭于國中令鄉民備八月點集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吾賦斂終至財竭力困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偽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大江之南亦不可保縱能保定不過一隅爾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本契丹所屬之國遼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内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金人國通好金人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京勢愈强盛二十年主張國事相尼堪也為之謀臣者劉彦宗烏舍貝勒蕭三大師高慶裔張愿一作慕𢡟之徒是也為之將師者斡里雅布伊都棟摩國王羅索

貝勒三太子四太子達蘭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强矣然尼堪之性好殺而善戰用兵不已昧于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豪右必潰散有將亡之兆臣于宣政七年十一月陷于金國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敵中時其敵衆每夜嗟嘆皆云契丹交兵十年不得歸今又向南去不知何時到家鄉又敵性嗜殺將兵所向族其强壯老弱虜其婦女財寶非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斡里雅布伊都棟摩國王羅

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鮮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滿于室志驕意滿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臣竊料劉光世張世忠張浚楊沂中岳飛王𤫊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人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陛下聖性精于器械制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畧備矣北方之兵自來

以全副衣甲御敵中國甲士自来止于前後掩心副膊有皮笠子而無鍪鋒故怯戰臣嘗覩太宗皇帝于北京武庫垜排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日並不堪用祈溝之敗恐由此也

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曽經戰陣胆氣不怯勇于赴敵故頃韓世忠扼敵于鎮江張浚獲捷于明州陳思恭遊擊于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韓世忠首挫敵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今又有兵十五萬察敵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

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宜緩哉　三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使陜西沿邊備見金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處其地虛曠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取馬出澱飼以粟豆准備戰鬬又金人所長者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塞衆侵邊未嘗出于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之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金人勁弓折

膠湩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敢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臣前具劄子奏陳次日進呈之際蒙聖恩以為夏月舉兵乃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去北請和而豫賊之子與金人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也然則和議豈可信憑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為邊患哉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不可失之時容與大臣決策定議

陰勑大將速為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餉之方招懐之畧臣一一條陳于後伏望睿旨深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敵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為甚京畿次之惟京東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安堵如舊然苦于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兹葢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今乘斯民徯望之心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

亦可以救民心慰衆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即今所有戰兵數内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糧運開具在後篇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自明州趁今年四月便風泛海前後攻沂密州至青濰州密州至濰州六路一百二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到青州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張聲援此兵不可以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豫州則京西北路諸郡

傳檄亦可下惟是申勑大將所至不得殺人刼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得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服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已南必先為我有蓋謂是也　五論運糧供軍事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

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月人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于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船帶附前去密州板橋頭鎮左右住岸前有糧可因矣（密州界鄉民不曾廢耕種米糧易得）一頭曰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粮也（臣曾任察河撥自承楚州運糧至濠州城門交卸）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已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

州準備諸軍附帶入界兼準備應副爲聲援軍二萬人口食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勅大軍凡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食必籍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擄掠婦女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準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議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　六論大兵進發曰乞

聖駕駐蹕鎮江事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金帥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金帥及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威車駕所至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羣慝此議未決而罷政其事不行臣罷左僕射告詞云下吳門之詔有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力違于衆議去歲秋末敵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軍將因敢退縮斬獲既衆敵遂退師此乃皇

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往時耶律氏方强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强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安邊境之心親統諸軍廵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黄河順流而下故此取三關兵不血刃（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也）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强弱較彼我非明于决戰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憂初進兵北伐之時暫移蹕權駐鎮江府

訓勅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威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神武精于馳射何憚而不行哉　七論經理淮甸事臣契勘淮南京西路平土廣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因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夫總兵統衆破敵决戰當責武臣撫存彫瘵招集流亡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

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于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塲圃事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别差官仍勑令講求羊祜治襄陽之政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産鹽地分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于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常考榷貨所入大率淮南路入納歲約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入七八百萬貫下户部勘會便見昔年所收實數益通泰楚州

産鹽浩瀚倍于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
或曰金敵至邉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
嘗奏差武臣樊序等守承楚泗州金人望風遁去大率
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具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
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臣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
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懐之畧自近者始此其
要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陜西縁邉見中國與
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

人深入以来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豈金人真不可敵耶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来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至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来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金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何復能强梁横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吴玠初舉退于和尚原再禦退于饒風嶺又大捷于仙人關去歲九月敵臨淮甸我師累捷金

人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敵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于此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于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北可以擒劉麟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亦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

民之意蕪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不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之力而户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是時臣為太府少卿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户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間退以來竊料户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臣嘗考每月支用十萬中八萬係五軍下費耗夫養二十萬兵不能北向争天下則東南之民力何可枝梧豈不寒心哉況中原之人强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争天下

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晁錯論兵以為中國之長技五北人之長技三未嘗不嘆服錯之知兵也以今論之金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者非金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也屏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東北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昌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

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金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力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諸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東京河北及邊塞沿海地分通知海上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上之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濰密登萊青州皆海道北分自來客旅載南貨至密州投橋鎮卸下河北諸郡濱滄州及海道北分自來商旅貽鹽行徑及契丹諸郡契丹平營州地分唐太宗伐高麗自營州登船昨趙良嗣與政使金人自蘇州界出遠路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沿海船于明州岸又先補船主稍

工一官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近密州京東海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有居民市井既費一月之糧到京東界則所在有糧可資之仍差選曾在京東界金人接戰將兵授以金裝鉄甲使人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上聚衆屢與豫賊相據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于青州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舖兵士後來為官兵嘗屠戮番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見管

人兵之數通計崔邦弼下有兵三千人王進下約有二千范温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軍中或汰諸軍充廂軍若盡行刻刷歸范温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於諸軍補足二萬之數遣行所至去處為濟海可用者即用之其不可用者焚之起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　十論并謀獨斷事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

而斷不可不必晉武帝欲伐吴羣臣以為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意合故一舉而擒吴元濟韓退之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金人退兵之際以善後之計下詢于前宰臣僚六人者或以為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為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敵之道人之見既不同則議論

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已然之勢孰利孰害緩急是非可否在聖上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久出入將相踰二十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陜敵兵紹興三年臣與朱勝非孟庾等已計北征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堯高公會自尼堪處奉使回遽言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夫敵性反覆金人尤叵測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陛下屈已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不為

之備秋冬間若不舉兵南来必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暫時之安而忘北向争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詳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妄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幸甚臣契勘自金人騷擾以来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説膠擾曾無一定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去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

縱洪皓龔璹張邵輩前後所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王倫相繼入國竊料金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所請十項各顯効勘量和議可成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成乞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愚言或可以備收録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四月

詔遣使詣建康府佛寺為太上皇祈福　劉錡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張浚屢薦錡兼文武兩器真大將才至是行在平江府會侍衛馬軍司解潛與沿邉制置副

使王彦兩軍喧爭于行宫門前遂兩罷之并其兵付錡仍除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二十五日丁亥何蘇奉使金國回得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訃音　何蘇奉使金國回得訃音降詔何蘇奉使回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其報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追及凡在臣庶悉知哀慕　張浚行狀曰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使通問遂遣問安

使何蘇等行至是年正月十五日蘇歸報徽宗與寧德
皇后相繼上仙上慟哭躃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
與士庶別應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
天下塗炭至讐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袂而
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數日後求奏事
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
具草以進親書付施行
二十八日庚寅以太上皇帝訃音詔諭中外　朕以不

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禍延於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憂遂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䘏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䘏朕憂故茲詔諭所宜深悉　張浚具奏待罪

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

在諸臣先每因從容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數不已臣
感慨自期願殲讐敵十年之間親養缺然莫之思顧其
意亦求遂陛下孝養之志極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
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
之痛積罔極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
之行陛下丁寧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金刷此至恥惟
臣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況以沙漠之墟食飲
憂慮兩宮處此遑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所至上叨

近輔實愧心顔伏願明賜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

賜朱弁本家官田五頃先是建炎五年王倫奉使金國軍前修武郎朱弁同被差奉使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弁今在敵拘縻已十年其妻男流落江右並無生事累重俸薄委是狼狽欲望朝廷特賜矜恤奉聖旨令河州摽撥官田五頃賜弁本家　王倫除徽猷閣待制充奉使金國迎奉梓宫使高宫繪轉五經大夫遥郡制刺史充

副使　初建炎元年王倫以修職郎上書乞入國迎請

二帝乃加朝奉郎爲大金通問使金人方用兵留倫不

遣紹興初秦檜爲宰相通書金國求好二年金人遣倫

回議和至是何蘇還得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訃音至是

時倫爲左朝奉大夫右文殿修選主管台州崇道觀乃

加徽猷閣待制爲迎奉梓宮使以高公繪副之王庶方

知荆南聞訃音深慮金人藉此崩問邀求乃爲奏其畧

曰先帝至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刀劍起靈廟

葬之名山盡舉送終之典使海内咸知梓宫還與否不足為國重輕彼雖欲萌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倘或請之未獲則以大兵攝之問罪致討不為無名因神民痛憤之時刷宗廟存亡之恥臣知梓宫可不請而得為策之上者庶欲聞奏將發得報知遣使已定不獲上 楚真陽太平州鎮江火 劉豫發奸細來淮甸及淮江諸州放火楚真陽太平州鎮江府皆火劉光世軍於太平州軍須帑藏一夕而盡

二十四日丙辰詔親征　詔曰朕以菲德獲承大統惟靖康之初變亂旣極兩宮遠狩廟社無依以眇然一身不獲已而任天下之責苦身忍恥夙夜慄慄冀以格上天之心迎還鑾輿克致大養不圖降割乃正月丁亥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諱問奄至禍變非常振古無有號慟殞絕呼天不聞詩不云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不獲養其親人情之至痛也朕有甚焉抱恨終身曷其窮也朕君臨天下不能遠德致兵興一

紀毒流四方億萬生靈委骨草莽者非其父母則其妻子兄弟之人人愛其親一也使至於此咎由朕躬思與萬邦同致此憤丁巳詔書曰往臨江滸犒御鉅痛何敢康寧將以良日遂登戎輅咨爾中外相臣將臣卿士大夫下及三軍以至黎庶共懐忠義期濟多艱戮力一心以承朕意是日發平江府　呂頥浩來朝　先是以知臨安府召呂頥浩時行在平江府張浚請幸建康頥浩先赴行在欲諌止建康之行浚阻之不得見頥浩乃止

岳飛加太尉

三月車駕幸建康　呂頤浩加少保爲行宮留守　上達建康呂頤浩見上請退駐臨安府臣僚言其罪上皆不從乃加頤浩少保爲行宮留守而召孟庾回

十一日癸未詔撫恤將士　詔曰朕思親屬萬里用兵十年士卒久勞衣不解甲邊城晝閉馬不輟鞍冒墮指之祁寒觸流金之毒暑違離親屬暴露風埃諒寢食之非宜嗟室家之靡托所賴將帥撫恤勤勞使之忘生誓

不旋踵尚慮偏裨之未諭不能悉體于朕懷或狃故常罔知存恤廬舍風雨之不息衣粮藥物之不將無均食用服之人厥挾纊投醪之義朕惟待士卒如子弟則人將尊我如父兄待士卒如腹心則人將捍我如頭目有施必報其理甚昭夫師克在和恩貴素蓄將用行師之命當明勞苦之情朕雖宅憂敢忘爾衆宜思輯睦以副朕心

二十三日乙酉王彦洪州觀察使除知卲州以其兵馬

隷馬軍司劉錡　王彦為前設副軍扈蹕平江也坐小校與馬司偏裨喧争降授雄州防禦使至是以疾乞終喪制乃復授洪州觀察使除知卭州制有曰出入累年問望愈顯而再三自言力求避事朕嘉其冲尚之志念其懇欵之誠復廉察之崇資分符竹之重寄陛辭日上撫勞再三曰以卿兼能牧民付之便郡須疾安即召既行又遣中使賜方釘寳帶命以所部兵馬隷侍衛馬軍司劉錡彦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　楊沂中回軍行

在
劉光世加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
封營國公　劉光世得風痺病累上章乞罷乃召赴行
在所將慰勞而復遣之既至則所請彌確以金穀百萬
上於朝廷以所隷軍馬宜盡充衛兵以重王室上偉其
奏而許之遂特授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萬壽觀使進
封營國公　兵部侍郎呂祉節行營左護軍王德為行
營左護軍都統制初呂祉知建康府常有克敵之志宰
相張浚大喜之召權兵部侍郎遷給事中又以刑部侍

郎為都督府參議官除兵部尚書浚以劉光世每持不戰而罷其兵謂祉知兵命往節制淮西軍馬以王德為都統制祉辟陳克為參謀遺史曰陳克字子高有詩名欣然應其辟葉夢得與克親厚止之不從夢得曰吕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盖文章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不聽命夢得贈以詩曰静談班定遠那厭庚征西克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酈瓊之變幾於不免

四月張浚往淮西視師　先是張浚欲征劉豫會四大將於龜山問之曰欲大舉以取劉豫克復中原如何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張浚曰都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惟岳飛獨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翫寇議不協而罷至是浚往視師以淮西之軍新易大帥也

上張相公書（闕姓氏）

某東吳鄙人行年三十有二未嘗輙至貴人之門取辱閽吏惟閤下自廵按以來延見賓客欲求賢者共濟乃事然而草

萊之間欲願見閤下者亦多矣學短才陋識不甚明閤下膺天子之寄四海指掌日爲中興之計亦甚切矣故不敢飾空聞上惑閤下之聽其嘗與畎畝中人論天下事無不歎息在口亦不能盡言于閤下也其竊觀比者金人入界輒屯兩淮意欲東葦渡江事如前日豈謂主上親御鞍馬諸軍士奮勇彼不得前一旦遁去者此皆我祖宗之靈天下之幸甚嘗論之曰敵在承楚無粮可因惟遠賴清河之運舳艫相銜適遇水寨之人出沒淮泗

敵勢既不得前而又不敢遽逼我當一軍自廬壽一軍自滁和一軍自通泰然後遣海船入淮張聲勢間使游艇刼之或斷橋或焚廪使敵進有天長高郵之敗而粮不相繼退有廬壽滁和之疑而又有長淮平渡之患間使水寨探其營壘敵勢晝夜不得休息盖不戰而自屈也其自顧人微言輕不得以進其說令閤下復領都督廵按於兹觀閤下之意非有事于中原乎嗚呼中原之不易復亦猶大江之不易保也何以言之其嘗論自金

人用兵十餘年所向無不可者去歲之來以其大軍深入無粮可因而又運漕不繼道當承楚之險皆非金人所長在我雖曰再勝在彼豈不曰非天時地利而粮不繼也孫子曰再勝在彼久則鈍兵挫銳以我十年退保之師雖曰再勝閤下能保其無長驅予其又觀大江之險往往自戰國以來能保者惟孫權一人而已葢曹公赤壁之敗實因連舟不解假以風使偶成其功及在濡須孫權堅守東關使曹公不得窺伺大江而卒亦遁去

南唐棄淮甸而亡今閤下不營淮南而大江可以自保
矛其又嘗論自金人用師以來四海無不塗炭為怒甚
矣中國之與契丹帑藏之積幾數百年至於子女玉帛
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一旦并兩國所有盡歸金人又易
曰天道惡盈而好謙天下豪傑之士寧不動心矛又況
金人北有黑水韃靼契丹西有西夏吐蕃回鶻東有高
麗國南有大宋邉面既廣怨憤日深一旦諸國並進則
南北之勢不救金人無長策矣今閤下若欲興復中原

非遣間使連絡西夏尋契丹中諸國命内外夾攻使金人首尾不顧則中原不易取也閤下豈不念金人初破契丹非本朝有燕山之役何以至此昔申胥哭秦庭七日不絶卒能興楚閤下當或留意其雖愚不惜為閤下一行也閤下若欲且守大江非以一軍淮西一軍廬壽一軍蘄黄一軍安復一軍荆襄各為營田如犬牙之制使敵得窺伺大江則大江未可保也昔諸葛亮有渭南之屯司馬氏不得西向令閤下若能駐軍淮向上連荆

襄且耕且戰示以堅守如諸葛之在渭南使其起西北之師若中生之在秦也今日之事譬如泰山頹而大厦毀非一土一木之所能也茍非左右牽制使閤下攬轡於其間則某未見其策也其暗于時事草茅之間亦不乏人閤下若能舉一賢者置之募府無備員之歎其不孝在衰絰中不敢進見閤下若以當今利病事非一端豈筆舌所能既也幸察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戊申盡八月五日乙未

十七日戊申追尊道君皇帝為聖聞仁德顯孝皇帝惠恭皇后王氏為顯恭皇后皇后鄭氏為顯肅皇后

五月九日庚午張浚還行在 行狀曰公自淮西歸與

趙鼎在相位以招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人號為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為修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有指從召赴闕會旱灾公力求去至再四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知其奸上曰然則用趙鼎公本以檜靖康時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以共天下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同朝始覺其顧望包藏因上問故及之　岳飛居江州乞持餘服岳飛與

張浚議事不合既回鎮即上言將相議事不合乞罷兵守餘服不候報即往江州入廬山廬墓上遣使宣諭之猶不起　劉豫陷隨州

六月呂祉自淮西來　張宗元為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以監岳飛軍　呂祉還淮西王德來朝呂祉舉止驕傲不諳軍旅統制官有兩使有正使者橫過唱喏祉領應之有伺候終日稱歇息吃食調弄聲樂之類不得相見其下多憤怨統制酈瓊王世忠狀王德之罪于朝德

密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具言諸將驕暴恐别生變

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

七月張浚爲淮西宣撫使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　呂祉無馭將治軍之才諸將皆恣横祉密聞于朝廷議遣張浚楊沂中往分其兵乃以浚爲淮西宣撫使沂中爲淮西制置使

八月戊辰酈瓊執王世忠靳賽趙四臣王師晟叛殺喬仲福等執呂祉等附於劉豫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先遣

吳錫以兵往淮西察其兵中動靜酈瓊王世忠等覺之各有異志統制康元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皆為之用衆皆不應猶相視以目先是王師晟常出戍在壽春府攜路政弟子文奴以去訴於吕祉是時將士方不安祉之政師晟還廬州乃與瓊世忠及張全等謀為叛亂瓊遣邀截祉所發遞角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恐怒康元曰歸事中原則安矣戊辰諸統制晨謁祉方吃茶瓊袖中出遞中文字呼統制

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具許多事申朝廷祉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瓊所執有祉之承局者以刀欲砍瓊大呼曰怎敢如此忽見有執鐵骨朶者瓊取以擊承局承局死于階下瓊之提轄已殺張景於聽事又殺喬仲福邢支劉永并執前安撫趙康直安撫趙不羣及先輔率前軍先驅以行軍士縱剽城市而後去途中瓊等好謂祉曰王德入朝妄奏瓊等有叛志瓊等懼朝廷見疑所以為此願尚書及安撫奏知明瓊等無叛心

則瓊等駐軍淮上以待朝廷之命祉然之奏書已行瓊行至霍丘殺祉并殺康直而縱不羣歸盖不羣方代康直爲淮西安撫知廬州未旬日無怨恨於軍中也上聞之慟哭悔恨者不已劉錡呉錫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錡還漵州瓊等遂附於劉豫諸軍前遁不返者加官而復其軍額初張浚欲改易淮西兵政參政張守以爲不可力勸止之不從守曰若必欲改易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髙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方可浚曰正謂有其人

故欲易之也是時祉衣服儇佻語言輕易嘗自謂若寄
總一軍通明堂大禮當白劉豫父子來然後盡復舊
疆守知浚意必欲用祉而浚往淮西視師守慮其輕改
軍政乃以書戒浚持重不當容易答書言必改易之意
甚堅及用祉果致敗事
二十三日癸未詔求直言
八月楊沂中居廬州
五日乙未劉豫遣使乞兵于金國　是時偽齊國中風

傳朝廷將欲北伐者偽皇子劉麟奏云近者間人屢言張浚總管烏合之衆或逼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漢增修器甲趣辦軍粮此其志不小先起者制人後起者制於人欲乞從本國選差官聞於上國請發兵騎諸路先入伐其奸謀豫從之遂命李鄴姪壻偽迪功郎監南軍游河偽宣議郎皇子大總管府准備差委楊堯緻乞兵於金國堯緻以病辭遂命偽宣教郎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代堯緻行　張浚至廬州張浚以淮西宣撫至廬州

欲追酈瓊聞既渡淮矣遂還泗州　朱勝非知宣州朱勝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有都督府所增耗米勝非奏罷放宰相難之勝非即揭榜先次放免以請于上上大悅而宰臣憾焉　岳飛赴行在初岳飛解兵往江州廬山持餘服也累名促不肯起朝廷劄下宣撫使參議官李若虛統制王貴同去請飛依舊管軍如違若虛並行軍法若虛既至廬山東林寺見飛道朝廷之意請飛執堅不肯出若虛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堅執不從

朝廷豈不疑宣撫且宣撫乃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撫謂可與朝廷抗乎宣撫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宣撫宣撫心豈不愧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道上所以眷念之意且責其不候報即棄軍而廬墓飛辭窮曰却何如作主張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樞密院使見飛所上表已有怨之意矣　金人斬高慶裔於會寧市　節要曰高慶裔尼堪用事者烏奇邁之長子宋國主宗盤欲誣

尼堪故先折其羽翼以高慶裔有贓下大理寺尼堪免官爲庶人贖高慶裔之罪金主不允慶裔臨刑尼堪哭別之慶裔謂尼堪曰我公早聽其言事豈至於今日其令死爾我公其善保之以此知慶裔嘗教尼堪之反也明矣　尼堪以病殂節要曰尼堪以慶裔故絶食縱飲忿悶而死雖非挺刃所迫乎非正命也　尼堪獄中上書臣聞功大則謗興德高則毁來此言是也自振古之論以周公之聖人也當成王即政之初以言其業則未

盛以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周公是時建功立事制禮作樂盡忠竭力勤勞王家公之功德編於詩書流傳于天下古今稱之無愧焉尚有四國之流言誅弟之過也況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孰敢辨於陛下念臣老矣臣于天會之初從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衆粮無十日之儲長驅深入旌旗指處莫不請命受降遼宋二主及血屬並歸囚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東瀕大海西徹胸溪南連交廣北抵

漠北罔不臣妾以大金刱基洪業繼治盛朝先帝所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冲以臨大寶南面天下臣之功也臣之忠勤過于周公之闕文賴成王之聖也今臣雖吐其言在陛下察情臣用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受命欲竭駑鈍之才盡淺拙之謀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分猶可為戰余杜充粮草已斷人馬凍死御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

又斷粮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將心生反逆背負朝廷外家之欲反彼有其由也知父兄妻子並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釁其外家得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非臣慢忽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可貸臣螻蟻之命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于此使臣伊吕之功反當長樂之禍願陛下釋臣縲絏之難願成

五湖之遊誓竭犬馬之報下尼堪門下先王制賞罰賞所以褒有功罰所以誅有罪非溢怒也朕惟國相尼堪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繼承丕祚眷惟元老俾董征誅不謂已持重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駢戮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自尼堪死穹廬内變嘯聚蜂起思謀每夜展轉無寐或被衣而坐或嘿然而歎曰

可惜官人備歷艱阻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尼堪之家呼尼堪為官人思謀尼堪家人數小子者謂金主亶輩也思謀妻曹氏沐之裔也曹常語臣故得知之　改官制授寧遠大將軍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太行義士破懷州萬善鎮思謀率兵保城集父老諭之曰爾等撫諭子弟無得扇揺南軍來吾開門納王師其奸詐如此烏珠凡軍國大事皆咨問之　趙鼎為醴泉觀使兼侍讀召赴行在　劉道主管步軍公事楊沂中之請張浚不得已而從之　鄜瓊等到僞齊先是順

昌府報到京師云江南劉相公副都統制酈瓊等帶劉相公全甲人馬共淮西百姓十餘萬歸附乞拘留器甲訖豫大喜命重粉飾門墻一新從衛增重儀仗以待其來遣偽户部侍郎馮長寧偽選鋒統制李師雄為接納使副是日也瓊到京師豫御文德殿引見偽命瓊靖難軍節度使知拱州劉光時偽北京大名府路副總管趙買臣偽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偽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兵馬鈐轄或遥授準備差使緝捕盜賊

令瓊等具王師必欲北征備說江南諸軍虛實遣長寧
再乞兵於金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九至八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胡森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三日壬申盡十月九日戊戌

九月十三日壬申尚書右僕射張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臣僚上言臣竊謂兵者國之命也兵彊則國強兵弱則國弱兵存則國存兵亡則國亡雖行

道之人皆喻此理非必有高世之見而後能知也近者淮西之兵數亡於偽境者數萬人論其為害國有不可勝言者然自聞變以來士大夫猶為自欺之語謂歸者既衆亡者不多此本皆無用之兵因得省廪食之費尚欲掩覆過失蔽欺聖明而失謀誤國之罪卒未有任之者衆論沸騰臣安敢塞默謹按尚書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

皆使有疑貳之心矛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謀之不善者力與之共謀衆所不與者力使之統衆率易妄作動輒乖謬故酈瓊以下懷不平之心渡淮而去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百姓之膏血而用之於軍中者曾何補哉夫陛下恃以立國者兵與民也所倚以治兵恤民者宰相也而浚用意狂惑處事顛錯至使民

怨於內兵叛於外則失謀誤國之罪亦將何所逃哉故近日以來人無貴賤賢不肖合辭而言以謂陛下方修明綱紀以立基本若不逐張浚則綱紀何由張陛下方倚任輔相以責事功若不逐張浚則輔相何由重令敵人有疑我之意若不逐浚則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有不安之心若不逐浚則搖動之情將日生號令必出於朝廷非逐浚則緩急何以使人背叛本生於怨憾非逐浚則他日皆為仇敵百姓怨歎非逐浚則無以慰其心

衆情憂懼非逐浚則無以安其意是數者而論之則浚之不可不逐也審矣如謂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以為浚之才術止于如是而已矣譬由疾之用醫苟如色脉之不辨砭劑之不良則必速易之矣若憚於用醫而甘心危殆則恐非知者之事也臣欲陛下俯察羣情特出睿斷正浚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臣僚上言臣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蒙睿旨付外施行近日以來公論日喧

臣謹撫所聞以為陛下言之淩昨以樞臣往撫川陜假借便宜擅作威福違諸將之言而大敗於强敵濫加趙哲之誅而盡散其師旅徒竭四川之財輕失五路之地用劉子羽之謀而罷王庶則興元之士馬金幣盡為敵有信二將之譖而殺曲端則關中將士人民無復歸意論浚前日之罪固當永投荒裔陛下起之謫籍授以閫柄待之以至誠遇之以至禮任之專獨過於羣臣用之久復幾於三歲而浚不思往愆一蹈前轍狂妄狠愎動

無不謬如兵之有帥不可一日而闕也浚于劉光世之受命幾四月始則别為六軍使專聽節制於王祉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此浚之罪一也置戍守之城當度其所宜宜據要害而令泗州之城乃在淮之北宜小而堅而令盱眙之城員二十有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此浚之罪二也令日兵備宜取勇夫重閑之說為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備邊使江淮無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此浚之罪三也諸軍家

屬已安於江上而後力違衆議盡遣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蘄米百姓倍費于輸將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王事此後之罪四也淮西今為戰地當時百姓擇險而居官府量事而置公私儲積皆不必用而後盡遣大兵之後復置榷貨務於真州舟給牛種於濠壽州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他日敵入有可用之粮居民懷誤陷之憂此後之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于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

民費財不適其用此浚之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浚之狂妄人已竊笑而去歲齊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入竒功給歴本為戰勝金人浚于是時亦出黄榜許以附出給既而按之人皆怨望近因調發復與之使陛下爵禄不信重於人此浚之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不審其願否盡刺為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于中原此浚之罪八也兵以間探為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求

報者美言敵勢衰弱中原跂望則喜見顔色賞賜優腆不然止令責狀結以軍令故誕慢茍得之人日獲探事之賞而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偽令皆不得而知此後之罪九也功同賞異為政之大患而後於將士固有厚薄不能精較其勞績明示以高下使將士或有怨辭此後之罪十也今之所急者莫如恤民而後則自前歲以來大為掊尅之政始於急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欲及僧道以至科賣雜

物其視疲瘵之民殆如仇讐剥膚椎髓略無恤心此後之罪十一也令之所戒者莫急於安用而後之掊斂所得盡入督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户部遣兵戍多而津發之費不訾移屯戍數而營壘之用倍費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酈瓊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横斂數千萬緡幾盡於後之妄用此後之罪十二也害民之政人所共疾而後於掊尅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明知其爲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

半如無錫縣令劉寛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為國斂怨不恤後患此浚之罪十三也理財以義非士人不能而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駔儈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熈之徒如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皆且謂之良吏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掩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傷公害私虧損國體此浚之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舍宇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倉卒責辦公私倍費使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疾病死亡人懐嗟怨此浚之罪十五也

建康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起府第都盡壯麗乖奉上之節無率下之風此浚之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為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為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滉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不督責吏治此浚罪十七也四川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而浚所任用惟其故舊舊任既滿新命甫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缺而孤寒不為浚所知識者皆絶望於禄仕此浚之罪十八也扶危救亂當資衆智而浚性惟忌

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為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之命凡人之所言盡不為是專權自恣無所忌憚此浚之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而狡性與已合愚而佞能順已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縱或時召侍從郎官諏訪利害而其言可用者實未嘗行此浚之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人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令內而民

怨外而兵叛誤國之罪已昭著而浚猶强顏殿堂之上進擬差除講問術數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呂祉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臣欲望聖慈早降處分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之戒取進止　又臣僚上言右僕射張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衆論洶洶人心惶惶臣竊憂之今諸帥統兵有數十萬而淮西一軍忽爾叛之失謀之人安可不治哉臣竊唯陛下力圖恢復卿士大夫有一策之善

未嘗不收拾斟酌而用之雖芻蕘之賤末之或棄令浚之謀邊惟在自用罔恤人民雖聖慮所圖謀者咈而不然其强顏自專如此倘謀之善猶有可恕矧謀之不臧咎將誰職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跡其行事謂有不軌跋扈之漸令者放减錄用一洗其謗用之幾時人望其掃除僭偽期於息馬休兵復爾寡謀失策致一軍之叛背夫為人臣强愎雖人主之言咈而不然以致叛軍失謀尚且偃蹇政府不自知非公論謂何陛下雖隱忍含容

全其體貌豈有大臣失謀至此公論為非搢紳竊議而笑之尚在宰司將何面目以長師百僚乎浚天性之强愎剉不改後來復用理宜刷恥以報知遇今乃敗事失機望其再立事功不亦難乎且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若再戰再負猶有可言豈有數萬之師失於謀慮一旦叛之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臣愚伏乞聖慈速賜施行伏候勅旨　又臣僚上言臣竊聞臣僚上章論列尚書右僕射張浚不可任宰揆未蒙罷出公論沸騰言

不可已伏見張浚很愎自用輕脫寡謀事不思於古義
言惟悅於已從自持中外之柄多失將士之心頃以樞
臣宣撫川陜事權之重古今所無浚不思兢謹妄作威
福凡事宿將謀策擯棄不用專聽狂妄趨合之言是致
百萬之師委於鋒鏑之下全陜傾覆健將奔走論其棄
失所合誅夷聖恩寛大曲示容貸逮至言章旣上始從
薄貶未幾召還授以相柄所宜深悟前罪以圖報稱而
浚尚循故轍輕肆自若撫馭無術措置乖方是以近者

復致酈瓊等之叛凡數萬之衆踰淮而北操縱如此不
其跡哉計浚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計平時之失實
敗事之居多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收還政柄置之閑漫
以釋將士之憤以安華夏之情伏候勅旨奉聖旨張浚
罷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
秋之義貴重於股肱賞罰之心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
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欲全君臣進退之恩思成
風俗忠厚之美畀有定命告于外廷具官張浚頃嘗奮

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于一人庶賛襄于萬務屬者式遏羣敵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邉之將而乃撫馭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罰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懐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秘殿庸示眷私於戲栒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勉圖來効　又臣僚上言伏

見今月十三日麻制張浚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使居住罪大責輕公論未厭昔漢王恢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而伏於便地匈奴覺之而去武帝乃以不擊輜重下恢廷尉且曰若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之意蓋謂建造兵謀本出於恢武帝既却廷臣之議而獨從恢言則其無功之罰不可不重也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誇言誕計欺惑聖聰陳說利害幾于刼持凡所為者必使陛下從而後已考其事則非有馬

邑之謀論其專則豈得王恢之比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秘殿隆名退安真館如此則後之誤陛下信任者復何所憚哉臣伏望睿斷將浚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取進止　又臣僚上言臣伏見前宰相張浚以寡謀自用誤國大計陛下特屈邦憲授以祠館為浚者所宜杜門思過深自訟責而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游觀殊無恐懼修省之意今閩盛兵自衛往居茗雪間其意得氣適蓋與功成請祠而去

者莫異若不加譴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伏望聖慈將浚更賜貶降仍以前後臣僚章疏盡付外施行取進止

十五日甲戌張浚落職依舊宫祠　臣僚上言竊觀十三日麻制張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大廷敷告明示黜陟所以砥礪百工而為勸戒黜幽之典未厭公論臣安得無言哉竊以大臣之罪莫大于專權誤國之誅豈踰於流竄令浚擢任累年選登宰司再加録

用委寄非才富平之師前殲于覆亡東南之財又殫于誅剝一事無成四方何賴怨流黎庶謗溢縉紳為相失職進退無觀陛下尚寵于祕閣逸之祠宮雖全其體貌示以始終其如天下何至於失謀敗事前後臣寮論列備于章疏臣不敢陳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褫其職名投之遠方以昭示天下為誤國之戒伏候勑旨九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可落職依舊宮祠右劄付刑部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召王庶赴行在　王庶赴

行在出自上意是時浚已去趙鼎未來庶自荆南赴行
在　楊沂中還行在
二十一日庚辰詔大將監司守令恤民訓兵　詔曰朕
為立國之務惟兵與民宵旰以圖十年于此賴帝垂祐
無甚荒歲得資元元之力以給諸軍比年以來兵籍寖
廣而教士益精庶幾國勢遂振以俟皇天悔禍之期向
朕不敏不明誤國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戾委付非
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

于叛亡之罪凡取于民力以事此軍者皆委于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尚深愧我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于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無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　詔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　呼延通王勝王權襲金人於淮揚軍敗之

十月九日戊戌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

南京永州居住　臣僚上言近者論奏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罪狀顯著不輕伏望聖慈褫職然天下聞之以爲浚之罪惡上通于天而罰止于褫職衆論未愜臣豈得嘿嘿哉竊以國君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况大臣進退而議其賞罰非克當其罰則天下之人何以悅而服從乎令浚竭天下之財衆東南爲之困獲富平之師西北爲之擾繼爲宰相前後東西南北之民曾不得奠枕而居自昔誤國事無

與比等罪止於褫職人心謂何且陛下宵衣旰食所望於悏復倚浚惟多今一事無成復有後悔計人心之怨望不止此也臣愚伏望聖慈酌别議其罪以厭天下之心以為誤國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僚上言伏見前宰相張浚玩弄柄權致誤國事上貽當宁之深憂陛下曲存體貌之恩俾以祠館謂宜夙夜惴惕思省厥愆乃上章乞送使臣及親兵百人外更為帶行州軍七十五人又欲置所居州軍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其言曰

臣出入總兵將共十年其所施為不無仇怨嗟夫浚自
知失士之心如此何為又居相位而不解去也人臣憂
國當如其家使浚之謀其家豈復輕肆生事今乃于國
不顧其危於已欲求其安是何謀國之疎而謀家之密
乎夫置衛所以寵相臣也今浚罪方放廢之餘更求衛
卒如此之衆是浚惟知陛下之勢不恤天下之言也大
凡浚之所為率多任數頃年責居福州於未行間亦上
章以官田為請其意蓋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且以

示寵於人以謂上之恩意殊未忘爾令之所請大槩類此蓋縁罪大責輕浚未知所懼伏望睿明更賜貶降使天下明知陛下之好惡以為臣子誤國之戒伏候餙旨十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月十日辰時付刑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遺史曰張浚罷宰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宗元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義氣明非浚黨

反表請斬浚士論恥之既而周秘以浚之責未厭公論也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參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啟上曰張浚為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用命其令駭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計者必指浚為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且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于是浚以分司居永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九